

静人日記

天童荒太作



〔目〕 天童荒太 著

匡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EN WENXUE CHUBANSHE

静しずと人にっ日き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1157

SHIZUTO NIKKI by TENDO Arata

Copyright © 2009 by TENDO Arat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ENDO Arat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R.O.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人日记/(日)天童荒太著;匡匡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天童荒太作品)

ISBN 978-7-02-012904-1

I. ①静… II. ①天… ②匡… III. ①日记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6935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陶媛媛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8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904-1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尽所能一日一次，在睡前的时间里，身为“静人”，与穹空相向；

身为“静人”，仰望星曜，仰望遮蔽星辰的夜云，写下沸盈于心间的，那些事。

目录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1
二〇〇六年一月	23
二〇〇六年二月	61
二〇〇六年三月	101
二〇〇六年四月	147
二〇〇六年五月	199
二〇〇六年六月	261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七日

并无疏失过犯，却无辜遭害之人；在火灾、地震等未可测知的灾厄当中逝去之人；在他人过失酿就的事故中离魂殒命之人……这些亡者，置身于他们丧生现场的凄呼悲喊、对苦痛的喋喋嗔诉、对命运的怨憎咒诅，似乎声犹在耳。

调低感受的阈值，使内在稍稍空洞麻木，方才得以站立在那里。

比如：医务工作者。学习他们将心中的某部分情感斩去。

谨慎地抱有同情之念，与此同时，也不忘自己的身份立场。

承接逝者的悲痛懊恼，再将它们悉数置于一旁，不挂于心，而是在胸中铭刻一些别的什么。

他或她曾爱过谁？又被谁爱过？因何事被人感念过？

夜晚，我钻入睡袋，举目望星空，脑中再度浮起今日悼亡之人的音容。仿佛感到，在他们各自往生之处听闻的那些悲鸣、苦与痛的倾诉、怨怼咒骂的纷纭词句……字字声声，皆升入天际，获得了净化。最终，逝者们往昔与人快乐交谈、嬉耍、欢笑的每一个日子……以及他们与人真挚相处、诚实劳

作、向人投以温言关怀之时的音容，都会在我的内心当中留存下来。

家人、朋友、近邻对逝者的追述，对故人的感念，也都将继续为他们增添人性的光彩。

我与自己立下约定：要记取逝者的音容笑貌。记取他们在生时的美丽姿态。

十二月八日

在公园度过难眠的长夜。一念忽起，我不由想到，自己如此执着，又能成就什么？

坐食往日工作攒下的积蓄，乘巴士启程前往山麓间的村庄。每日诸种花销，包括最低限度的交通费用，全都要想方设法在几百日元之内解决。而结果，并不发生任何改变，死去之人无法复生，我也难以慰藉他们的遗属。所作所为，皆是徒劳无果的虚空。

这些，我全部明白。虽然明白，却不能不哀悼，于是踏上旅程。

身裹睡袋，仰面向天，深邃幽蓝的天幕上寥寥闪烁着几颗星。每当我脑中有“索性不如放弃”的念头掠过时，视线斜上

方便会有光燃起。印象中，如同闪光灯瞬间的明灭，保持着一道强光，向着斜下方坠落，刹那间消逝。而亮白的轨迹仍残留在眼中，片刻后方才缓缓淡去。我想，这景象必定是天空显示给我看的。内心虽知眼前一切皆为错觉，但依然感觉是上苍为了激勉我而使我见到，并叮嘱我、教我继续哀悼。

流星，许多人与之错过，无缘一见。而人之死亦然，忽略无视之者，恐怕为数甚众。

当有人说：“我看到了流星，好美！”

唯有这句话会存留下来，存留下去。

而流星本身仅仅存在于铭记这句话的人心中。

十二月九日

一名三岁幼女，绿灯时穿越斑马线，被卷进一辆左拐卡车的后轮中。据说事故发生之际，女童已即将走到路边。在母亲因与某自行车险些相撞而稍有闪神的瞬间，女童发现了路旁的蚂蚁，于是不自觉地向后方转了身……

在幼童丧生的现场，至今，我依然会心存犹豫——是否可以像哀悼旁人一样去哀悼他们？对那份痛楚的感同身受，无论如何，总会来得更加酷烈。

十二月十日

一辆车停在路上，某个女人正往后备厢里堆放刚刚采购的物品，失手将一只纸袋掉落在外边。驾驶座上年近五十七岁的丈夫留意到地上的纸袋，迈出车门，正欲拾起时，一位年轻驾驶者只顾摆弄着眼前的定位导航仪，驱车轧了上来。

同样是车祸丧生，我却无法像昨日悼亡那名女童那样去哀悼这位死者。“他为谁所爱？又爱着谁？”——这类问题，我原以为早已深刻于心，却发现在心境上依然存有微妙的差别，不禁痛感自己的不成熟。

十二月十一日

昏沉的天空中，甚至感觉不到太阳的存在。黑云鼓胀着，将白云缓缓侵蚀、吞噬。风仿佛携裹着冰凌，刺穿身体，劫掠而去。

在这样的日子里死去的人，心中会否有一丝寂寥？是否也会期待，至少能死在一个阳光稍微温煦的日子？刺骨的风再次迎面袭来。黯淡的池塘水面上，泛起细碎的涟漪。死者为一名六十七岁的男性，据说因脑梗塞后遗症而导致左腿瘫痪不便，尽管如此，他仍为了哄孙儿开心，来这里钓鲫鱼。

男人珍视孙儿的笑容甚于自身的健康，而这一点较之于死

亡事件本身的悲哀，更加深刻在我的心上。但这份铭记又能给什么人带来什么慰藉呢？我但愿能。

十二月十二日

都市人流混杂的车站前，行走的脚步若略为悠闲，便会成为旁人的妨碍。不是被身后的来人踩到鞋跟，就是被硬邦邦的箱包磕到腿脚，再不然就会遭人咂嘴，不耐烦地喝斥：“别慢慢吞吞的！”

在如此往来汹涌的人潮之中，紧挨着出站口的路口处，有一位三十六岁的女性被摩托车撞飞而丧命。无人知晓她是谁。哦，不，知晓她的人或许有，只不过无人肯因我的询问而做片刻驻足。周边店铺里的人也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其中，也有人苦笑说：“这附近真的太常出事故了。”

而我只是把这不彻底的哀悼一日日地堆积……距离所谓的“满足感”“充实感”，为时尚远。

十二月十三日

双膝跪地，右手举向空中，左手垂近地面——呼吸着这世间空气的人，诞生在这大地上的每条生命的珍贵与无可替代，

我要将这些一一铭记在心。

双手合十置于胸前——这始于无意识之中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形成的惯性姿势，看在他人眼里，则未免滑稽吧？

事情发生在某女子高校附近的交叉路口。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被某醉驾车辆撞倒后死去。当我为他进行悼亡仪式时，遭到放学的女生们的嗤笑。这倒也并不是头一回了，如今的我早已不再介意。

以前，曾有过悼亡到半途时被小学生们团团围住询问的经历。你手里拿的是什麼呀？蝴蝶吗？金龟子吗？锹甲虫吗？问得我终于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

我回想起来，自那以后，自己就再不曾笑过。

十二月十四日

在露宿的公园里，我曾喝过一位长期在此生活、年逾七十的老人递过来的酒。对方甚至撂话说，哪个家伙要是不喝老子的酒，就别想在这地盘儿睡。没办法，我只得灌上几口。

或许是因为每日的哀悼从未顺利过，在那份愁郁情绪的作用下，对方不停地劝酒，又想到逝去之人再也无法享用，片刻后，我便揣着一份罪恶感，钻进了睡袋。

不知过去了多久，我在寒意中瑟缩着睁开眼，见头顶繁星

璀璨，举目之处皆闪耀着细碎的光芒。

我被注视着。我想，被群星们，或者说被那些逝去的亡魂们，注视着……

星辰，不会责备在世之人。它们不诘问，只是闪耀。这比任何激励与呵斥对于我来说都更为有效。被注视着……被等待着。

往生之人，在我抵达的每个地方，等待着我。

并非每簇星光都强烈。也有的隐匿在角落里，柔弱不起眼。但只要凝目细看，就会察觉它们的存在。它们一定会向我投射出光线。

十二月十五日

楼房的一半已经被烧毁，埋在烟尘中。十一岁的男孩死了。楼边角落里，颠倒横弃着一辆儿童自行车，是男孩生前的用品。

男孩放学回家时，母亲正要外出工作，据说出门前曾叮嘱他在自己下班前上床睡觉。而男孩总会深夜里在楼前的庭院内骑自行车，只要听到母亲归来的脚步声，便会飞骑着迎上去，扬声高喊：“妈妈回来啦！”而后，便会传来母亲的笑声：“哎呀，怎么还没睡呢？”据住在对面楼上的老人回忆，孩子

的母亲在火灾之后便消失了。

“你了解这些做什么？”当被老人如此问时，我无法给出好的解释。只是，一个被珍视与关爱的人逝去了，而我却被漫天的星斗这样注视着。悼亡的理由，仅仅如此，我想也足够了。

十二月十六日

摊开不知被何人遗忘在公园长椅上的报纸，虽是社会版，却翻不到一条死亡报道，经济新闻与政治话题占满了版面。

我想起世间那些劳碌苟营的人们。他们的脸庞自纸面深处浮现出来——僵硬紧绷的双颊、灼灼索求的视线……然而透过这些，在更深处，是亡者们澄净纯澈的面容。

任是谁，任是如何忙碌捕风，终究有一天，都会力竭人亡，归于那张澄澈的面容。

十二月十七日

我在死者——一位二十四岁的女性生前居住的公寓前为她悼亡。

据说，女子死前曾和友人在练歌房练唱一首即将在公司同

事的婚礼上表演的歌曲，谁知却死于回家的途中。她自小学时代起就喜欢自己创作俳句和歌曲，为了调侃新郎新娘而亲自将一首著名歌谣填上了打趣的歌词。生前，她总会在朋友或上司的生日派对上献赠自作的和歌，或是跟公司里的高手一同参加俳句诗会的郊游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

据说，某个曾有过杀人经验的少年，成人之后依旧对刀子刺入肉体时的触感念念不忘，而将凶器挥向了偶然经过身边的女子。向我口述此事的所有人都对加害者能否悔过自新存有疑念，认为这一次应该对罪犯予以严惩重处。我理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见产生，正是由于死者生前深为大家所爱。于是，便将这样的爱加进了自己的悼词当中。

十二月十八日

雨转为雨夹雪。我脱掉球鞋换上长靴，但走得久了，双腿十分疲累。在没有车辆经过的乡间小路上，觉得还是光脚行路更轻松，便索性脱去了长靴。

走了一阵子，忽觉左脚一痛，似乎踩到了路上的碎玻璃碴，脚跟处流出血来。伤口不算深，但在这乡间农道上，连个避雨的去处也找不到。我姑且冒着雨给伤口简单消了毒，贴上创可贴，重新穿回长靴保护伤脚，走到一间带屋檐的农具

小屋。

小屋看样子早已弃用，三面板壁破裂灌风，里面凌乱堆放着腐朽的木板、旧塑料布和生锈的独轮手推车等。今天只能在此处歇脚了。我后悔自己愚蠢的失误。

十二月十九日

雨仍在下。风更烈了。我手脚僵冷，困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一整天。

农家或许也冬歇了吧。远处星星点点散落着几座民宅，却不见人影。

直到入夜，雨才停歇。强风吹散了雨云，天边冒出几颗星，像是夜幕不经意间吐出的叹息。两天无所事事地过去了。脚伤已好，身体反倒感觉比长途步行时更加疲倦。

十二月二十日

当我想为被爱犬咬死的某四十二岁的男性悼亡而在其住家附近打听情况时，遭到了警察的盘问。似乎是邻人们觉得我形迹可疑而报了警。

大概因为本次死亡不具有事件性吧，我免于被带往警署。不